



孙如铁
周卓蓓
涂莉娜
译

(美)

艾德丽安·斯德奥兹
罗纳德·巴斯
著

我的 对称灵魂

Lucid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我的对称灵魂

[美] 艾德丽安·斯德奥兹 罗纳德·巴斯 著
孙如铁 周卓蓓 涂莉娜 译

Luci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对称灵魂 / (美)斯德奥兹 巴斯著; 孙如铁, 周卓蓓,
涂莉娜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411-3789-1

I. ①我… II. ①巴… ②孙… ③周… ④涂…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3517号

LUCID by Adrienne Stoltz and Ron Bass
Copyright © 2012 Predawn Productions, Inc. and West Mystic Works, Inc.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copyright ©(2012)
by Beijing Heping Yahua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ó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3-43

我的对称灵魂

Wode Duichen Linghun

[美] 艾德丽安·斯德奥兹 罗纳德·巴斯 著 孙如铁 周卓蓓 涂莉娜 译

责任编辑 舒晓利 王其进
特约编辑 李 玉 万巨红
特约监制 孙淑慧
封面设计  所以设计馆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印 刷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789-1
定 价 32.8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蕙的风，性灵的阅读

致我亲爱的妻子克里斯汀：是她的快乐与平和为一切可能的素材提供了源泉。另外，我的两个宝贝女儿詹妮弗和萨莎教给了我关于人性中最本质的真理：人间处处有真情。

——罗纳德·巴斯

将此文献给弗拉德与贝。

——艾德丽安·斯德奥兹



目录

CONTENTS

1. 玛姬 隐形伙伴	001
2. 丝洛娜 克服恐惧	017
3. 玛姬 试镜	031
4. 丝洛娜 美好的期待	045
5. 玛姬 珍德的手术	060
6. 丝洛娜 与众不同	076
7. 玛姬 心动	092
8. 丝洛娜 追悼会	106
9. 玛姬 赴宴	121
10. 丝洛娜 生日	139
11. 玛姬 清醒梦	151
12. 丝洛娜 迷茫	164
13. 玛姬 落选	177
14. 丝洛娜 失望而归	188
15. 玛姬 倾诉	203

16. 丝洛娜 心痛的感觉	216
17. 玛姬 我还是她?	227
18. 丝洛娜 愉快的一天	239
19. 玛姬 别无选择	251
20. 丝洛娜 众矢之的	263
21. 玛姬 现实还是梦境?	276
22. 丝洛娜 恍惚	286
23. 玛姬 我是谁?	297
24. 丝洛娜 如何面对!	309
25. 玛姬 崩溃	322
26. 丝洛娜 结束	340
27. 玛姬 真相	363
28. 丝洛娜·玛格丽特·詹姆森	374
感谢词	375

1. 玛姬 隐形伙伴

此时，我是玛姬。事实上，我是丝洛娜·玛格丽特·詹姆森，只不过从某个下午开始我只是玛姬了。那天下午，我的幼儿园老师打电话给我母亲妮可，告诉她丝洛娜朝德雯·克拉夏克的嘴打了一拳。等到她质问我时，我已经确认丝洛娜的确动了手，尽管我已警告过她并曾坚决反对她如此不合群的行为。但倘若有谁真的很欠揍的话，那德雯·克拉夏克绝对可以在我这一生里排前十名。妮可说并不知道班上有两个丝洛娜，我告诉她，丝洛娜其实是我最好的隐形伙伴，但她很淘气，时常给我惹麻烦。从此以后，我的名字都只是玛姬。至于妮可的管教能力，我对此持保留态度。此次，她是怯弱地完全听之任之的。

之所以有所保留，是因为妮可几乎没怎么管过我。当父亲还在世时，他都会常常管教我。尽管他的精力都扑在写小小说和在哥伦比亚

大学教书了，但每每我或妹妹珍妮德需要他时，他都会出现。妮可虽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作为《世界时装之苑》杂志的中层编辑，顶头还压着个心理变态的老板，她根本无法掌控自己的时间。于是，一切都变得很难。

同时，我的计划安排也是无法预知的。为了能自由安排试镜，我没有去上学。由此在某个周二上午的十一点三十四分，我一个人躺在我们西村公寓的地板上，独自享受周遭的宁静。隔绝了一切外界的喧嚣，房子里鸦雀无声。我发誓妮可肯定给家里安装了一种特殊的魔力玻璃。我能想象每个人正在做什么：曾经的校友争分夺秒赶着去上课，休斯顿的男女老少神色焦急地等着出租车的出现，市中心高级餐馆的厨师四处忙活着准备迎接午餐高峰期，主妇们开始打扫屋子，高盛公司^①的经纪人在进行着商品期货交易，血拼一族在巴尼斯商场忙着刷信用卡，卖热狗的小贩正把洋葱撒在火腿肠上，遛狗的人牵着自家的狗儿在哈德逊河绿化群中间悠然漫步，货车司机则并排停好车辆等候着运送郁金香。

我不愿意出去参加任何一种活动，而是一个人躺在地板上，心里默数着一件件还没有做的事情——本应该做但没有去做的事情，比如琢磨明天试镜的情景和阅读摆放在我身边的堆起来的学习教材。我喜欢独处的时光，即便艾玛说我真是个孤独的女孩，我也充耳不

① 一家全球投资银行。

闻。我享受这样的状态，如此我便可满脑子天马行空，无视时间的存在。

直到电话铃声响起。

是珍德就读的蒙特梭利学校的保育员麦诺提夫人打来的。她听起来很忧虑并解释说妮可正在某个没信号的摄影棚，因此她的助手才给了这个号码。在她懵懵懂懂听明白了我没有去上学这一似乎难以理解的事实后，她才说我那七岁的妹妹在课堂上“晕”过去了。

大部分我这个年龄的女孩都很享受戏剧性的生活，但上帝保佑，我遗传了父亲的睫毛和他处变不惊的能力。而那位保育员显然是被惊吓到了，以为珍德在她看护时得了什么很严重的病。我感觉，像扔掉一个烫手的山芋般，她把珍德通过这个电话丢了过来，也将所有的责任丢给了我。不过如此。

从散落在地板上的一堆学习教材中，我翻出鞋子穿上，夺门而出。当我走上街道，才感觉重新回到喧嚣的窗外生活：手提钻声，脚下的地铁声，汽车无视禁止鸣笛的喇叭声。世界苏醒了，这是明亮清新的一天。当然，我满脑子都是珍德妹妹，其他一切的一切和我毫不相干。

那个又矮又胖的看护低声对我说珍德正在另外一间房睡觉，可是我却听到门后传来一阵好奇急促的脚步声。我轻轻推开门，一眼瞥见妹妹正迅速地往乙烯基塑料桌子上躺，她身后的卫生纸被压得咣咣作响。她在装睡。我过去坐到她身边，把手放在她的额头

上。没有发烧，而她依旧一动不动。真是个不错的演员。我揪了揪她的小耳朵。

她这才微微睁开一只眼。

“哦，我以为你是保育员牛牛，”她一边说，一边爬起来。麦诺提夫人的确长得像一头海牛，正如我所想的一样。

她也会揪你耳朵？

“你是永远也不会懂她的，”她答道。

珍德是个精力充沛的女孩，一张长着几点雀斑的脸颊散发出好似玫瑰的红光。一如往常，她将瘦瘦的胳膊紧紧地搂住我的脖子，跟着往后甩甩那一头浓密的红发，骨碌碌地转着眼珠，和我耳语道，“我差不多只睡了十秒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吓坏了。”

然后，她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些舌状的分配器，开始把玩起来。

“这些是你偷的？”

她认真地点了点头，我耐心地等着她的理由。

她从桌上跳下来，一把抓起背包，“我想做冰棒，要不就做个小木屋，我们不要这个水果摊了。”说完便朝门口走去。

一个小时之后，我坐在儿科医生的候诊室里。当看到医生和妹妹微笑着走出来时，脑瘤的影像忽而从脑海中一闪而过，我的心跳忍不住开始加快。实际上，在真正的危机面前，我无法保持冷静。埃德尔斯坦医生也曾是我的儿科医生，我不止一次吐在他身上。

“仅仅只是血糖的问题，”他告诉我，“儿童在成长期间会发生

这样的情况。”他递给我一张处方单，上面的潦草字迹是我这辈子也看不懂，但在纸张下面写的是“袖珍尺寸”四个字。

他点点头，肯定地说，“对，这是医生的命令，珍德要随身携带紧急备用士力架。”

奇怪的是，她竟然同意了。

见完医生后，我没有送珍德回学校。整个下午，我俩躺在河边的草地上，把蒲公英摆成圈，而珍德的小约克夏犬鲍里斯正忙着追逐比它大一点的狗。珍德一直欢快地嘟嘟囔囔，填满了这个美好的下午。期间，有她对蛇发出的夸张恐惧声，有对班上各种同学行为和卫生癖好的描述，有对昨晚《每日秀》的专门点评，这也明显说明了为什么她今天在课堂睡着了。除此以外，还有对我感情生活的猜测（有声有色但毫无事实根据）以及热情洋溢完全公开版的最新原创电臀舞，她一边跳一边转头看着自己上下晃动的瘦臀。

“它有自己的想法，你教不了的。玛姬，我天生就是这样！”

大约七点钟，天空在河面上洒下一轮玫瑰般的光晕。我去表演课之前把珍德带到妮可的办公室吃晚饭，如此一来，她们就可以去吃印度菜。当然不是吃人肉，而是泥炭火炉烤的印度鸡。世界时装之苑杂志社总部在时代广场的第四十三层。办公室并没有女孩们想象的那么光鲜亮丽，而是有些沉闷压抑，曾经做过封面女孩的照片纷纷贴在闪着荧光灯的大厅里。

“你好呀，阳光女孩，”杰罗姆一见面就开始挖苦我，跟着又

和我轻碰了两边脸颊。他面带愁容地模仿我那张拉长的脸，随后便拉着珍德跳起了萨尔萨舞，弄得我忍不住“扑哧”一笑。

杰罗姆是我母亲的助理，尽管有着不合年龄的秃顶，但却非常英俊。这个男人有着一身光滑瓷实的皮肤，嘴唇的形状如同某些我无法叫出名字的山峰。他的身体如舞者般轻盈，从俄克拉荷马某个偏僻落后的小镇出来到了切尔西。当杰罗姆大步走在切尔西有机食品超市的过道里时，随后跟着的是他从那结交出的男性朋友，当然比我这一生的男性朋友都要多。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因为我崇拜他，但真要他做出选择时，他只忠诚于母亲（他得赚钱买那些普拉达^①的鞋子），而且是她那永无止境的日程安排的忠实跟班。妈妈曾经建议她带着我一起去艾玛那做心理辅导，每每至此，我都会叫上杰罗姆，因为我和他更有话说。

当珍德在试穿12码的超级大鞋时，妮可和我正在电话中同医生单独交流。当然，她装出万分确定的样子说已经派杰罗姆去唐纳·瑞德^②买士力架了。我很轻松地打量着妮可表面安静一言不发而内心却极其恐慌的样子。能够再次扮演起母亲的角色，令我忽而产生了一种感激之情。

言语间的谎言其实很可笑。作为一名女演员，我在想观众能否理解我和母亲之间无声的对白，能否理解我和妹妹走进屋时她摘下眼镜

①世界著名的奢侈品品牌，以时尚而精致的手袋、箱包、皮鞋著称。

②药品连锁店。

的样子，能否理解她和我打招呼时微微耸肩发出的一声叹息以及她拥抱珍德并轻拍她时的模样。看着她眼角的细小皱纹和紧锁的眉头，听着她细声细语的说话，我知道此刻她的内心已是五味杂陈。我把自己想象成她，努力揣测她内心的感受。至少此刻我在那里看到了几分同情，这让我恢复了平静。

杰罗姆正在教蹬着高十多厘米高跟鞋的珍德怎样像模特样小跑。望着她纤瘦的双腿来回地一上一下，和那不时露出红色袜底的脚卖力地朝前走着，我尽力克制住想要上前把她从高跟鞋里扶出来偎抱在一起的冲动。（偎抱：动词。这是珍德两岁时发明的一个闪亮的词，来源于“依偎”和“拥抱”两个动词；比如，“嗨，玛姬，偎抱下我不？”）通常我都会担心那些高跟会扭伤她的脚踝，但经过今天下午的独处，我感觉那都无关紧要了。

妮可走到我前面，亲了亲我的额头，尽管我很不喜欢。

“玛姬，她没事，”她说，努力使彼此都相信是这么回事。我本想与她争辩一番，随后转念一想，妮可是对的，珍德确实没事。而我真正想要争辩的是关于她本身，因为母亲这个角色担负着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本该是她出现在保育员的办公室里，本该是她在医生的房间里握着女儿的手，即使她的女儿没有任何问题。然而，争论终归只是徒劳，因此我走开了。

那天晚上的课令人倍受挫折，因为当时我们做的是小组练习。而我一直期盼能集中注意力去参加明天重要的试镜。尤其是在下午和

珍德闲逛耗费了我所有的准备时间之后，我变得比以往更加紧张，但依旧努力装出若无其事。

课后，安德里亚和詹森邀请我去玫瑰酒吧，我没有答应。他们都不止二十一岁，当然我没有说出我的年龄，知道真实年龄似乎往往使已经互相比较劲的朋友间更增添了些戏剧性。我不用发愁怎么混进酒吧，不知道是因为我的脸提早泄露了年龄的秘密，还是举手投足间有种成熟。我很少被验证身份。

我选择了去联合广场咖啡屋，这是每每妮可加班到很晚时我常去的地方。妮可几乎从来不回家吃晚饭，因此咖啡屋的人都已经认识我了。咖啡屋一如既往的人头攒动，但吉米给我找了个不太显眼的位置。跟着，我点了凯撒鸡肉，酱汁撒在鸡肉边，不要加碎面包块或凤尾鱼，然后还点了壶绿茶。其实我不用告诉他拿走桌上的面包，因为我能抵抗得了这样的诱惑。每当吉米从别处拿来银具时，他总喜欢把面包留在其他的垫子上，好像面包是我的晚餐搭档似的。

我将身体后靠，静静观察着人群，这种感觉很有趣。我通常都带着Kindle^①，以防万一，但却从来没打开看过。从我有记忆开始，每当独处时自己最爱的节目就是想象陌生人的生活。在我更小些的时候，眼前面店里满是各色人等，有被罢黜的王族，有秘密行动的代理人，还有过气的圈内明星，而如今的我已变得现实许多。

①一种电子书阅读器，类似于平板电脑。

比如，那对正对饮第二瓶酒的情侣其实是今天下午才认识的。她是个口技表演者，懂唇语，而他从小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未来生活的前景是他们共同向往的。然后，她还在黯然神伤她最爱的切斯特城的哑巴。他从卡车上跳下来被一辆凯迪拉克凯雷德压得粉碎，肇事者看起来已过了晋级到尼克斯队的黄金年龄。她的口袋里还留有他的手指，当然是属于切斯特城那个人的，而不是未来哪个人的。坐在哑巴旁边的金发妇人似乎永远也不知道该怎样优雅地享受她的意大利面，不幸的是，哑巴对她身上的淡香水有点过敏。妇人认为自己的香味吸引了一位她在“一网情深”网站上碰到的退休侦探。而他正坐在她对面，狼吞虎咽地吃着碗里的意大利面，心里寻思着是否曾在《全美通缉令》的名单上见过她。与此同时，他们的服务生满脑子想的都是母亲的老年痴呆症……好了，你们应该都懂了。

我注意到很少有人是单独进餐的，但他们都在餐桌上阅读着些什么。一本平装书，一本杂志，或者是一份报纸，他们需要一些东西来帮助忘记独处。其实，我很同情他们。

有时候，有人会过来打招呼，你不就是那个在哪里哪里怎样怎样的女孩吗？今晚打招呼的是个帅气的小伙，看上去大概比我大十岁。

“你好，我完全不是调戏你……”

当然。所以你这么不合时宜地近距离地靠近我，而且手还放在我的肩膀上。

“但我肯定去年秋天在百老汇的一个易卜生剧上见过你，你那

时非常美丽。你能帮我签个名吗？我知道这以后一定会很有价值的。”

一旦某男说出类似的话，然后就会为此打听我的名字，在脸谱网上跟踪我，这都让我觉得毛骨悚然，尽管我早已不上该网站了。当他递给我纸巾时，我签上了茱莉亚·罗伯茨。

“当你把这个给你的女朋友并告诉她你碰到了女演员，她肯定会更加心动的。她很幸运有像你这样一个帅气绅士的男友。”

他哈哈大笑说了些什么，大概是说我很幸运因为他并没有女朋友之类的。我即刻打断了他的话，说了声，“祝你用餐愉快。”接着，他收起纸巾离开了。

艾玛确信我骨子里是个孤独的人，她很坚持这一点，而这似乎也成了我们的中心话题。夜晚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就会想住在纽约的人怎么会感到孤独。好比当你与某人同行时，你会一直有他/她相随。当你独自在纽约行走，每个人都和你一起在行走。或许艾玛是孤独的，所以她把这个念头放在了我身上。但她确实被这个问题困扰万分，急需一个简单的答案，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那先请付三百美元吧。

然而，事实是，我认为她甚至都不知道梦是怎样开始的。

我最喜欢的一个游戏是在我行走时，尤其是在夜晚，去猜想假如不同的人知道我的秘密后会怎么想。艾玛是地球上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依凭医生和病人的特殊关系，我非常确定她不会泄露的。而